

第五回 阻就糧朝宗修札 寄勸書敬亭投轅

卻說侯朝宗有一故友，姓左名良玉，當年是父親麾下之將，家在遼陽，世為都司，祇因得罪罷職，補糧武昌。幸遇軍門侯恂，拔於走卒，命為戰將，不到一年即拜總兵之職。南征北討，功加侯爵，強兵壯馬，列鎮襄陽。祇因李自成擾亂，以致朝廷空虛，三軍缺糧，支銷乏策。又見三軍餓極，各有欲變之勢，遂有就糧南京之意，撤兵漢口之心，但恐未奉明旨形跡可疑，因此不敢驟行。祇得日夜撫恤，暫慰軍心。然就糧雖未即行，而傳言早以飛聞南京。文武官員聞知，莫不膽戰心驚。有一人，司馬熊明遇，久聞左良玉曾在侯恂麾下，見侯恂之子侯朝宗現在南京寄寓，意欲托朝宗修書勸阻東下。知楊龍友與朝宗有舊，遂著龍友來尋朝宗，央他修書。

龍友承熊司馬之命前來求書，尋至寓所，不見朝宗。一路問來，知他在柳敬亭家中，聽說平話，遂來敬亭家中尋問。

至門首，下馬逕入，見敬亭手執鼓板在那裏演說平話，朝宗坐在一旁細細恭聽，遂高聲說：「目下是甚麼時候，還在此聽說平話？」朝宗不知何故，急問曰：「龍老為何在此驚慌？」龍友說：「你還不知麼？如今左良玉領兵東下，要搶南京，且有窺伺北京之意，合城失措。即本兵熊明遇亦束手無策，知小弟與兄是好友，故托弟前來懇求。聞得尊翁老先生乃寧南侯之恩師，若肯發一手諭，必能退卻，不知世兄主意如何？」朝宗說：「這樣好事，怎肯不做？祇是家父罷政林泉，縱肯發書，未必有濟。況往返二、三千里，何以解目下之危？」龍友說：「吾兄素稱豪俠，當此國家大事，豈忍坐視？何不代寫一書，且救目前。另日，稟知尊翁，料不見責！」朝宗聞言，欣然說道：「這應急之便，倒也可行。候弟回家，大家商議。」龍友促之曰：「事不宜遲，即刻發書尚恐不及，哪裏等的商量？」朝宗遂命敬亭尋一花箋，即時修起一封阻書，遞與龍友，說：「可再著熊司馬改正好投。」龍友說：「不必改正，待我說與他知道就是。但書是有了，投遞之人，必須著一穩妥老誠者方可。」朝宗說：「投書人原是要緊的，哪裏有這樣人？」

二人正在尋思投書之時，忽敬亭立起身來，向二人高聲說：「楊老爺、侯相公，你二位不必作難，待老柳走一遭何如？」龍友欣然曰：「敬老肯去是極妙的，事不可緩，你可速備行李。我回去，即送盤費過來，今夜務必出城纔好。」三人一拱而別，有一詞說那柳麻子英俠，詞曰：

一封書，權宜代，仗柳生，舌尖口快，阻回那，莽元帥。萬馬晨鐘，保住這好江城，三山■■■。

且說柳敬亭將朝宗書札包裹妥當，背上行李，曉行夜宿，衝風冒雨，沿江而來。行不數日，遠遠望見武昌，敬亭喜曰：「已到武昌城外了，待我放下行李，在草地下打開包裹，換了靴帽，好去轅門投書。」遂將衣服更換，不慌不忙竟往轅門上來。

見了中軍官，朝上一拱，說：「煩將軍稟報元帥，說有河內寄書人要見！」中軍說：「這時候，還有甚麼書信投遞？你莫不是逃兵，或是流賊細作嗎？」敬亭答說：「我若是逃兵，怎肯自尋轅門？要是細作，亦斷不敢憑空唐突，實有密書一封，要見元帥當面交遞的。」中軍見有書函，不敢隱瞞，遂即擊鼓稟知元帥。良玉即刻升堂，喚中軍問：「有何軍情？早早報來！」中軍稟說：「別無軍情，祇有一差人，口稱投書的，要當堂面投。」良玉聞言，遂吩咐開門，叫大小三軍小心防備，若是流賊細作，即刻拿下，著他膝行而進。

敬亭見轅門大開，刀槍密布，中軍手執令箭，傳說：「投書人膝行而進！」敬亭坦然進來，毫無懼色。行至大堂檐前，朝上一揖說：「元帥在上，晚生拜揖了！」良玉喝曰：「你是何等樣人？如此放肆！」敬亭說：「一介平民，怎敢放肆？持有密書一封，特來投遞。」良玉問說：「是何人書函？」敬亭答曰：「是河南歸德府，侯老先生寄來奉候的！」良玉說：「侯司徒是俺的恩師，你是何人，來此投遞，書在哪裏？」敬亭將書呈上。

良玉接來一看，就吩咐掩門，請敬亭到後堂說：「尊客請坐！」良玉遂將書拆開一看，曰：「這書中文理，一時也看不透徹，無非勸俺鎮守邊方，不可移兵內地之意。轉問足下貴姓大號，與侯老先生有何瓜葛？」敬亭答曰：「不敢！小子姓柳，草號敬亭。」遂即獻上茶來，敬亭接茶在手，良玉對敬亭說：「足下可知這座武昌城，自張獻忠一番焚掠，十室九空，俺雖鎮守在此，缺草乏糧，日日鼓噪，連俺也做不得主了。」敬亭聞言，氣說：「元帥說哪裏話，自古兵隨將轉，哪有將隨兵移的？」遂將茶鍾摔於地下，良玉怒曰：「這等無理，竟把茶鍾擲地！」敬亭笑說：「晚生怎敢無禮！一時說的高興，隨手摔去。」良玉說：「隨手摔去？難道你心做不得主麼？」敬亭應說：「心若做的主，也不教手下亂動了。」良玉爽然曰：「敬亭講的有理，祇因三軍餓的急了，竟不問一聲兒。」又說：「我倒忘了，叫左右快擺飯來！」敬亭於是手摩腹說：「好餓，好餓！」良玉見他如此光景，遂催說：「可惡奴才，還不快擺！」敬亭起身說：「等不的了，往內裏吃去罷。」說完往內裏就走。良玉怒曰：「你何進我內裏？」敬亭回顧良玉說：「餓的急了。」良玉喝曰：「餓急了就許進我內裏嗎？」敬亭笑說：「元帥也知餓急了，不可進內裏麼？」良玉笑說：「句句譏俺的短處，好個舌辯之士，俺帳下少不得你這個人哩！」遂又問說：「你與縉紳往來，必有絕技，正要請教！」敬亭說：「晚生自幼失學，偶讀幾句野史，信口演出，曾蒙吳橋范大司馬、桐城何老相國謬加賞贊，遂爾得交縉紳，實抱慚愧！」良玉喜曰：「竟不知敬亭有此絕技！就留在敝衙，早晚領教罷！」正是：

口爽舌辯滑稽士，壓卻壯膽並雄心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再看下回，便知端的。